**创新课题研究成果表**

|  |  |
| --- | --- |
| **课题负责人** | 蔡凤雅 |
| **所在单位** | 武进高级中学 |
| **承担任务** | 组织者兼研究者 |
| **课题名称** | 艾米丽的三重悲剧  ——浅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思想主题与象征意义 |
| **涉及学科** | 英语语言文学 |
|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以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描绘了南方旧传统的没落。本研究将围绕父权制压迫、南方旧传统的禁锢以及南北战争前后社会转型三个方面对小说主人公艾米丽的悲剧命运及其象征意义进行分析，以期显示出这篇小说乃至整个福克纳文学的思想主题。 | |
| **研究对象简述/核心论点** | |
| 美国南方社会传统及其没落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 - 1962）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和思考[1]。他以自己的家乡拉菲特地区为原型，通过叙说发生在镇上的一系列小事，构建了广为人知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正是这个“世系”中的一部分。本研究以南北战争后的杰弗生镇为时空背景，讲述了种植园主格里尔森家族的命运，重点描绘了身为家族族长的艾米丽的神秘而悲戚的一生。 | |
| **研究方法** | |
| 文献比较研究：  通过查找、阅读文献，探究与剖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思想主题与象征意义。 | |
| **研究进度计划** | |
| 2018.7.30-2018.8.19 文献搜集和阅读  2018.8.20-2018.9.23 研究思路设想  2018.9.24-2018.11.3 研究内容撰写  2018.11.4-2018.11.19 研究结论总结 | |
| **参考文献** | |
| [1] 肖明翰.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1):75-81.  [2] 余华. 寻找威廉·福克纳[J]. 文学教育(上), 2017(10):4-5.  [3] 李建. 批判与缅怀,离弃与不舍——浅析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南方情结[J]. 语文建设, 2013(6z):59-60.  [4] 威廉·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 |
| **研究思路** | |
| **艾米丽的三重悲剧**  1.父权制的压迫  2.旧传统的禁锢  3.社会转型的矛盾 | |
| **具体研究内容** | |
| **艾米丽的三重悲剧**  1. 父权制的压迫  在小说中，父权制给艾米莉造成的伤害处处可见。“人们把这家人看作一幅画：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岔开双腿，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长鞭，一扇向后开的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小说的开头以旁人的视角，以艺术的手段描述了艾米丽一家的现况。其中不难看出，艾米丽是一个穿着白衣，乖巧温顺的旧传统典型女性形象；而父亲则是手执长鞭，背对女儿的男性统治者的形象。 “什么样的青年男子都看不上眼。”世界上除了父亲和与她朝夕相处的黑人奴仆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接近她，了解她。而那个黑人奴仆亦是性情乖僻，难以交往。她的父亲，作为家族族长的父权倾向严重的父亲，为了维护所谓的等级和尊严，蛮横专权地赶走了所有向艾米丽求爱的男子，直截地宣判了她爱情的死刑。其间却从不过问艾米丽的主观情感。武断专横，不近人情，令人发指。  尽管父亲给她造成了如此众多在客观上清清楚楚的伤害，但在艾米丽主观上看来，却并不算得上是伤害。父亲对她的迫害自童年便已开始，在是非观还没有定型的年纪，她已经被灌输了男性专权的思想。潜移默化中，艾米莉已经认为男性的统治和主宰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她既对父亲有着无法祛除的依赖，又裹挟着顺从。她对父亲的爱与听从，维系了这畸形的父女关系的天平。  然而，这一畸形关系的天平，自艾米丽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便开始偏离了本来的平衡。对艾米丽而言，父亲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而正因如此，他的父亲的死亡便成为了她最终崩溃的导火索。她无法正视父亲的死留给她的空白，迷惘无助的艾米丽因为父亲的离去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无措。这种茫然无措感造就了她日后怪癖孤寡的性格特征。  奥地利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据这现象曾提出相应观点：“女孩对父亲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依赖关系，父亲在女孩的眼中就像是一把巨大的保护伞，为自己遮风挡雨”。而这般稳定的关系一旦偏离轨道走向失衡，一种强烈的被剥夺与遭遗弃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给予女孩沉重的甚至不可磨灭的打击。  小说的结尾部分有一处细节：“全镇的老老少少都来一睹鲜花下艾米丽小姐的遗容。棺木上方摆着她父亲的炭笔肖像画，满脸沉思”。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生动表现了艾米莉受父权制的毒害之深，她至死都未从父亲的阴影下走出来。这令人不禁心生凉意，慨然若失。一方面为艾米丽悲剧性的人生感到同情，另一方面，又为这个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感到愤懑。  2.旧传统的禁锢  十九世纪以来直至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南部地区一直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地方， 甚至“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骑士精神与淑女之风，作为当时一种于道德和行为的合理规范而盛行。但是由于这种伦理规范本身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加之缺乏相应的变革，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逐步脱节于时代，演变成为一种旧传统的禁锢。  因此，当艾米莉选择和代表北部文明的建筑工头荷默相恋时，便意味着对她所身处的南方传统的背叛。于是，在艾米莉的内心深处，情感与理智展开了一场斗争。最终，艾米丽小姐毅然选择牺牲了情感的欲求，毒死了荷默。作为南方传统的一位坚定的捍卫者，对于“传统”的毫无保留的依附和信守碾要求她清楚任何对这一传统的污染。荷默对艾米莉的背叛的意义是双重的：之于艾米莉，是情感的背叛；之于艾米莉身处的南方传统，是一种亵渎和玷污。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用在此处，颇具一种“黑色幽默”的风格。艾米丽是引人同情的，她在失去父亲后又接踵失去了爱人的心；艾米丽又是令人退避三舍的，她在不违背旧传统的前提下，选择用砒霜毒死爱人的方法赚得爱情。旧的传统思想禁锢了她，因此，当旧传统终将走向没落的时候，她的悲剧便早已被预示。  3.社会转型的矛盾  南北战争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以大工厂生产为代表的北方工业文明战胜了南方种植园的农业文明。这象征了美国社会的总体转型。可以说，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艾米丽是试图融入这个变革的社会的：与霍默在一起就是大胆地走向未来的决定。而被霍默无情抛弃，却又是福克纳对北方工业文明的无情进行的有力抨击。而艾米丽选择用砒霜毒死荷默来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做出结论”，则象征了她对于时代巨变无力又无奈的最后一点抗拒[3]。  这种抵抗无力而又可笑，荒诞而又发人思考。究其根本，仍旧是其残存的旧日传统的禁锢在人的脑海已根深蒂固。处于历史交替进程中的南方人，还无从适应这过快的发展，以致于他们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与时代的严重错位，心灵始终处于内在混乱的状态，终究无法摆脱旧日传统的束缚。而艾米丽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充分向我们诠释了这一矛盾结合体的大致表现形式：无法摆脱旧日的影子，根深蒂固的南方文明将其囚禁，引导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此处有必要提及福克纳本人的家庭及所处时代背景：出生于没落的南方地主家族，以南部文学的领衔人物的身份，体验见证了在势如破竹的北方文明进军的大潮下落败衰竭的南方文明的新旧社会的转型。于是，作为福克纳本人内心的一个映照，他笔下的艾米丽和他一样，怀揣着太多对南部文明的情感：不舍与依恋，执着与挽留[3]。而恰恰正是这对过去情感斩断的不忍，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
| **主要发现与结论** | |
| 本研究从父权制压迫，旧传统禁锢，新旧时代社会变迁三个方面分析了福克纳笔下艾米莉的悲剧命运及其象征意义。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衰亡的旧秩序同新兴的新秩序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不愿接受社会变迁的事实，墨守成规而最终走向衰亡的南方生活方式，共同铸就了艾米丽逐渐畸形病态的性格特征。小说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为题，可能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玫瑰象征爱情，因此它暗喻了书中艾米丽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是作者通过艾米丽这个人物所寄托的对南方传统的眷恋。艾米丽的死不仅象征着她那荒诞悲戚一生的终结，亦是象征着古老的南方文明终将走向落败之路。据此，福克纳献给了艾米丽一枝玫瑰，告别了他曾眷恋着的南方的昔日的繁华。 | |